

农用车在山弯侧翻了出去，一头黑碳似的野猪被撞得肚破肠流，卧在一滩血里哼哼。

打着手电匆匆寻来的人群惊呆了，围着车子团团转，司机不见了。“长友，长友，长——友——”，女人扯开嗓子喊着，嘶哑的声音在山夜里回荡。

“我说不用来，不用看，就是不听啊！”长友女人连哭带怨。

这条盘山道通往高岭头，岭头上原有二十三户人家，山下的安置点已经建好，祖祖辈辈摸爬打滚的高岭头就要和他们作别了，其中二十二户争先搬家，生怕迟一步房子被别人抢去了。莫看旧屋破烂，一旦搬迁，家家伙伙还真不少，米坛、腌菜缸都还用得上，一个也不能丢下；犁、耙、打稻机用不上了，也不舍得扔，万一哪天承包大户退约了呢！司机一连帮他们忙了二十多个晚上，可算搬完了。

整个高岭头，唯独黑皮家不愿意搬迁，好话说了一箩筐，油盐不进，最后扶贫工作队发了脾气，黑皮才勉强答应在最后期限前搬家。可黑皮有自己的心思，靠山吃山，山里的土特产每年都能给他带来不少收入，搬下山，这个钱就丢了；况且他鳏居三年，刚认识山南边一个新寡妇，搬下去往返可就难了。

“车在这，‘长子’人哪去了？”

“死‘黑皮’，山上有么好想念的，害得‘长子’多跑路。”

“‘长子’出了事，我把你的黑皮扒下来当鼓敲！”

接到电话，扶贫书记老郑在街上截了辆出租车火急火燎赶往戈里村。老郑在戈里挂任扶贫书记三年，最后一项扶贫

任务就是把高山上居民搬迁下来，确保人人有事做，留得住。上级马上要来验收，今天市里连夜开了紧急调度会，要求一周内必须搬迁到位，谁完不成任务处分谁。紧要关头，村书记余长友却失踪了，这个“长子”，到底怎么回事？老郑知道，这二十多天“长子”书记很累，白天开会，接受这检查那检查，晚上帮搬家，那辆老江淮爬坡直哼哼了，何况是人，但“长子”舍不得钱，不愿找市面上的司机拉。

老郑坐在车里，窗外黑黢黢的，“长子”的影子不断在眼前闪现：他是老郑从运输公司挖回来当村书记的，原先开农用车，老郑是在坐车时认识了他的。那天，戈里村一个老头卖羊回家，钱包被两个偷儿盯上了，“长子”从后视镜里看见了异常，一个急刹车，一片惊呼声中，东倒西歪的乘客打乱了偷儿的行动，“长子”拿起胸前的口哨吹了一下，说，对不起，畜牲过马路，惊了大家伙。他随手丢颗烟给偷儿，又说，这老爹是我亲戚，家里有残疾老婆孬子儿——“长子”满脸络腮胡，身胚高大，话语软中带刚，偷儿不敢造次，下车走了。“长子”的应急能力让老郑下决心请他回村，戈里村支部书记缺岗半年多了，老郑觉得自己都快累成狗了。

深山褶皱里的戈里村，地少山多，青壮都出门打工了，老人妇女在家伺弄田地，收入稀薄。二十三户人家搬下山容易，搬下来后干什么呢？愁坏了老郑。“长子”想起了南方的战友，战友开了几家鞋厂，能不能做代工，弄些基础活计，比如粘底、纳帮，

欢迎你。”相反《半生缘》里的世钧对曼桢的表白，就拐了好几个弯儿。世钧先是跟曼桢自责自己太不会说话了，要是像叔惠那样就好了，又说听到叔惠父母误解自己抢了叔惠的女朋友，直到曼桢接话“那我以后也不好意思上那儿去了”，算是撇清了 she 跟叔惠没什么关系，默认了自己是世钧的女朋友。

可见，表白的套路往往会用探究是否有第三方的存在来界定两人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宝玉和黛玉“闹恋爱”的套路更是句句不离第三者，戴金锁的宝钗、有金麒麟的史湘云都是黛玉的心头刺，动不动拿她们说事来窥探宝玉的反应，直到黛玉无意听到宝玉为了维护自己怼了潜在的情敌之一史湘云，黛玉才放下心来。

表白之所以需要套路，是因为表白是件危险事。如果说表白前只是轻描淡写的情感游戏，两人介乎友达以上情人未满的关系，这场情感游戏可以

年少时看《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宝玉对黛玉表白，当宝玉说出浓烈的“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时，林妹妹已经走远了，根本没有听到。每每看到这里，就会替黛玉难过，为什么林妹妹就没有听到这句过瘾的表白呢？如果听到了，她会不会安心些？就此不再断肠？直到有了人生阅历，才理解情话的字数并不需要太多，比如“你放心”比如“我爱你”。年纪再长，人会变得更现实：表白得再铿锵有什么用呢？大观园里三春过后，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宝玉只有一个，怜也怜不过来那么多的世事无常和那么深的人生苍凉。

村上春树《挪威森林》里的表白甚是坦白可爱：“春天的原野里，遇到一只可爱的小熊，你们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上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大半天，你说棒不棒？”“太棒了”“我就这么喜

S

月光城 小小说

董本良

哨声



B

月光城 随笔

肖遥

表白是件危险事

稍加培训就可以上岗，正好扶贫车间也可以用起来。战友来了，见山青水绿，村民纯朴，当即拍板，投放五十台缝制设备。设备刚刚安装调试好，剩下的环节也在等“长子”组织和安排，可偏在这结骨眼上，“长子”出事了。老郑心里针扎一般，戈里呀戈里，你难道真的留不住一个干事的“长子”？

山路窄得像条裤带，出租车似条毛虫向前爬着，灯光里飞虫萦绕，撞上前玻璃，砰砰直响，为了追逐这点光亮，飞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长子”莫非也成了“飞虫”？老郑心里打了个寒颤，他用力揪了一下鼻子，把一股涩涩的东西堵了回去。

再过一道山冈，就要到戈里了，老郑摸出一颗烟叼在嘴里，他熟悉这股味道，戒了三年，今晚他嗓子里有虫子在蠕动，痒得难受，这盒招待客人的烟卷正折磨着他，他在口袋里摸索着找打火机，手碰到了一个硬物，那是只新哨子，“长子”的哨子生了铁锈，托老郑代买的。“长子”习惯在开会前吹哨子。他当兵前做民办教师上下课要吹哨子，在部队集合队伍要吹哨子，开班车乘客拥挤时吹哨子，哨子是他的嘴，是他的眼，是他的魂。“长子”的哨子吹得好，尤其是嘹亮的军曲，他吹着吹着，有时就甩起了正步，很有些老兵的英姿。他还对老郑戏说，要是他累死了，老郑不能忘了在他胸前挂个哨子。老郑把哨子拿在手里摩挲

着，感到不祥、不安，这哨子真要做那个用场？不管如何，暖暖哨口再说，他把哨子放进嘴里吹了一下，吓得司机猛打了个激灵，哨子让人长精神啊，老郑突然觉得哨子可亲可敬！

看见满世界的手电光柱，老郑让车停下了，他把哨子放进嘴里，吸口长气，猛吹了一下，尖锐的声音像一支穿透长夜的响箭，人们纷纷狂奔过来，七嘴八舌喊着“长子——”“书记——”，见是老郑，有些失望，老郑却激动得打哆嗦。女人哭着跑来了，老郑忙安排人照顾好“长子”老婆，带着一帮人，向出事地走去，他衔着哨子猛吹，把一股一股的力量都融进了嘴里，吹出去，他的喉咙里涌起甜甜的味道，他相信，只要“长子”还有口气，就会有反应。

沟坎下似传来一声有气无力的蝉鸣，初时老郑没在意，接着又传来一声，似是空洞里漏出了一口气，老郑急忙打着手电，跌跌撞撞摸下沟坎，茂密的茅草棵里，“长子”一动不动趴在那里，老郑蹑手蹑脚走过去，四下静得可怕，只听见彼此粗重的呼吸，老郑看见“长子”咬着只锈了的口哨，紧紧地，嘴唇渗出了血。

老郑把“长子”的头和肩部斜抱在怀里，吩咐立即开车回城。老郑没有拔下“长子”嘴里的哨子，自己却低低地吹响了哨子，老郑幽幽地吹着，那哨声似来自远古，天边都听得见。

在好感和暧昧之间来回切换，进可攻退可守。那么表白后就成了浓墨重彩的情感互动，可以享受情感慰藉，也需要付出情感义务了。若表白成功，就此情路拨云见日天堑变坦途；若表白失败，就可能面临“从此萧郎是路人”的窘迫关系。为了避免连朋友也没得做的结局，互有好感的双方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捅破这张窗户纸。

鉴于此，表白的一方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就像宝玉，他是贾府最当权的几个中心人物的掌上明珠，他的表白即便被拒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观园里多的是爱他的姐妹妹妹。而孤女黛玉是没有底气表白的，她只能相对无言抽抽搭搭，用眼泪和性命来还情债。所以宝黛爱情中，虽然表白的一方是宝玉，但更开心的一方是黛玉。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表白成功固然高兴；“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表白失败了难免悲伤。可正如世钧表白成功后感知到的：“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同样地需要远离人群，他只能在寒夜的街沿上踟蹰着，听听音乐。”既然如此，不妨学学我家小朋友们的游戏，不要目的性太强，享受过程本身好了。我家小朋友的闺蜜小绵喜欢小朋友的同桌成飞，请她将表白的纸条偷偷放进成飞的笔袋——“成飞同学，注意刷牙，保护好你的大兔牙哦（下面是爱你的……‘爱你的’划掉了，但只划了一道，后面画了一个猪头）。”成飞看完把纸条撕了。小朋友跟小绵说了纸条的结局，小绵的反应是兴奋地跳了起来说：“耶！我预料到他会撕掉。”小绵觉得自己反正成功了，不管是表白成功还是预料成功。